

古书虚词通解



解惠全 崔永琳 郑天一 编著

中华书局

古书虚词通解

解惠全 崔永琳 郑天一 编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书虚词通解/解惠全,崔永琳,郑天一编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8.5

ISBN 978 - 7 - 101 - 04797 - 4

I. 古… II. ①解…②崔…③郑… III. 古汉语虚词—研究 IV. 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0861 号

-
- | | |
|-------|--|
| 书 名 | 古书虚词通解 |
| 编 著 者 | 解惠全 崔永琳 郑天一 |
| 责任编辑 | 舒 琴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0 1/4 字数 1000 千字 |
| 印 数 | 1 - 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4797 - 4 |
| 定 价 | 96.00 元 |
-

序

虚词的重要性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那些一般的话我就不再重复说它了。这里我说两件科研结果。先说现代汉语的,后说古代汉语的。

要问现在汉字哪个字用的次数最多,现代汉语哪个词用的次数最多,那就是虚字虚词“的”。这是《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86年)用人工和电子计算机相结合的办法,对180多万字的各种题材、体裁的语言材料进行统计得出的结果,准确可信。

要问现在汉字使用频率最高的,在最前面的200个字里,虚字虚词占多少?由于学者对于划分虚实字虚实词的界限略有出入,一个字身兼虚实两类的也不少见,所以不好说一个准确数目。从《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统计结果来观察,使用频率最高的200个字里,虚字虚词约占五分之一略多。这也可以看出虚字虚词的重要性。

再说古代汉语的。现在电子计算机已经能够理解现代汉语(其中当然包括准确地掌握虚词),进行人机对话,更进一步,正在研究“机器理解古代汉语系统”。

1987年8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一些专家在中文信息处理国际会议上报告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以《郑人买履》《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画蛇添足》等十个成语故事的古代汉语原文为电子计算机的理解对象,做到机器能够回答人们提出的两类问题:是什么?为

什么？例如：

人问：“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这句中的“之”是什么词？什么意思？

机器答：“之”是代词，代表酒。

人问：为什么说它代表酒？

机器答：因为动词“饮”后面的宾语必须是液体饮料，在课文中只有“酒”是液体饮料。

这些专家说，设计“机器理解古代汉语系统”时，特别重视虚词的分析，因为古代汉语虚词数量多，出现频率高，而且同一个虚词在不同的语法位置上具有不同的语法功能……要想让机器正确地理解古代汉语的意思，而且还要把古代汉语正确地翻译成现代汉语，必须先把古代汉语虚词处理好。

在现阶段，这种“机器理解古代汉语系统”的研究成果已经是惊人的了，可以预料，不出十年，高等学校使用机器给学生做“古代汉语”课的部分辅导工作，可以实现；若干年后，利用机器阅读翻译古代文献，搜集研究专题资料等等，机器可以孜孜不倦，做得既详细完备，又迅速准确，顷刻之间，“学富五车”“读书破万卷”，完全可能。

搞电脑软件设计的专家对我们说，希望诸位语言学家把语言的规则、特征、条件、要求……弄得越详尽越好。计算机不怕“烦琐”，它每秒钟运算次数如此之高，语言学家提出的“清规戒律”再多也难不住它，反而使它的运算结果更准确。

搞“机器理解古代汉语系统”软件设计的专家最欢迎像《古书虚词通解》这样详详细细扎扎实实的古代汉语虚词著作。

惠全同志潜心虚词词典编写工作转瞬已是十五年，规划宏伟，设计周详，而人事沧桑，曷胜感慨！此书是他原计划中的一种，现在由他和永琳、天一同志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问世，这是值得祝贺的。

他们这部巨著,第一是既做古汉语虚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又搞具体扎实的分析研究,为学术研究提供一套内容比较丰富又使用方便的可靠资料,第二是为阅读古书提供一部比较完善而又便于选择比较,求其“甚解”的虚词工具书。

将来如果把这部古代汉语虚词著作输入到计算机的知识库词法、句法分析规则里面去,机器最欢迎这样详尽的资料。一旦计算机在古籍阅读、检索、翻译、人机对话等方面活跃起来,将大大有助于古籍整理和古代文化研究工作。那时这部著作的作用就更显著了。

张清常

1989年7月13日

前言

确切地解释古书中的虚词,是阅读古书的需要,也是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和汉语语法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这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主要是由于虚词的意义有的十分虚泛,用法灵活,而且古书中的多数虚词在今天的口语中已不再使用,往往不能找到与之相应的现代词语,甚至译不出来。另外,由于我们对古书中的虚词认识还不够深刻,理论和研究方法还有欠缺,也给确切地解释虚词增加了难度。

解释虚词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马氏文通》问世之前,古人解释虚词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流派:一是训诂学流派,它与训诂学的产生和发展相伴而行,萌芽于周,经历了汉、唐两个兴盛时期,到有清一代达到高峰。由于训诂学的目的在于明经,即读懂古书,所以该流派解释虚词主要着眼于在上下文中能够讲通,虽然有些训诂大家也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训释方法,保存了大量古训,但随文为训,任意作解,违背语言事实的现象比比可见。二是词章学流派,它与文论学、修辞学的产生和发展相伴而行,大约兴起于魏、晋以后,唐、宋时代有较大发展,也于有清一代达到了高峰。由于词章学的目的在于欣赏文章和指导写作,所以该流派解释虚词更多地注重语言环境和表达效果的分析,常常能做出一些符合语言事实、接近语法学的解释,可惜这方面的材料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又很分散,而且在运用神情声气观点时多有含混和附会。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标志着我国解释虚词的工

作开始步入语法学的轨道。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出版了众多的古代汉语虚词(文言虚词)著作,许多古代汉语语法(文言语法)著作中也都有解释虚词的内容。这些著作解释虚词,就其多数而言,在科学性和实用性上,无疑都大大超过了古人,较之《马氏文通》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和发展。但不可否认,由于训诂学方法的影响根深蒂固,人们习惯于通过串讲和对译来解释古书中的虚词,致使虚词解释上的任意性倾向至今仍然严重存在。随便拿几种著作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从对虚词的认识和分类,到具体虚词义项的确立与分合、词性的确定、作用的分析或意义的解说,往往是众说不一,彼此抵牾,甚至自相矛盾,使读者无所适从,也给古代汉语语法教学带来诸多麻烦。人们早已注意到应该改变这种状况,近年来更有不少研究者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和主张,例如强调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强调虚词意义的概括性及对虚词语法功能的分析和描写,提倡对虚词用法的产生和演变做动态的考察,与同系或不同系的其他语言做比较研究,提倡专书的或断代的虚词研究,提倡把虚词研究与文化学、心理学结合起来,等等。我们期待着在这些方面尽早取得长足发展。

要想克服古书虚词解释上的任意性倾向,把古代汉语虚词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既要做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要从事具体扎实的调查研究。为此,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和编写科学性强、具有权威性(至少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是这样)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①,应该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这部《古书虚词通解》就是希望能为上述两项工作提供一套使用方便又比较完备的资料,同时也为阅读古书的人提供一部收词多而又便于比较选择的虚词工具书。

① 这样的词典应有两种:一是适应教学需要的泛时的文言虚词词典,一是能从语法、语义、语用诸方面做尽可能深入细致分析描写的历时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

本书汇集了七部有代表性、影响大的虚词著作的全部词条和训解内容,逐词逐义项地进行归纳排列,精选例句,并加按语和附说。这七部著作是:元末卢以纬的《助语辞》、清初袁仁林的《虚字说》和刘淇的《助字辨略》(本书正文中简称“辨略”和“辨”)、清人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简称“释词”和“释”)和吴昌莹的《经词衍释》(简称“衍释”和“衍”)、近人杨树达的《词诠》(简称“诠”)和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简称“集释”和“集”)。另外还收录了孙经世的《经传释词补》和《再补》(简称“释补”和“补”),置于《释词》的相关条目和义项之下。

这七种著作,《助语辞》和《虚字说》属于词章学流派,《辨略》兼有训诂学和词章学两个流派的特点,《释词》《衍释》《集释》均属训诂学流派,《词诠》则是在训诂学的基础上对虚词的意义做语法的分类解释。关于七部书的内容、体例、彼此间的承继关系及评价等,学界多有论及,此不赘述。这里只想提一下《衍释》和《集释》。《衍释》是推衍《释词》的,虽偶有创见,但总的来说不能算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书,因为它不仅未能发扬《释词》之长,而且还多处曲解了《释词》的旨意,扩大了《释词》的某些缺点和错误。《集释》应该说是一部功力极深的有价值的书,资料丰富可靠,不回避难题,但它也有与《衍释》相同的缺点,尤其是声训用得过滥^①。《集释》以后出版的各类虚词著作因数量太大,本书未予收录。

综合七部虚词著作的词目,本书共列词条 928 个,所解释的词语有 1380 多个。应该说明的是,这些词语并不都是虚词,但除一些名

^① 《集释》作者裴学海先生是我的师辈学者,五六十年代曾多次有缘在一些场合相遇,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朴实谦和的长者。我很敬佩他那孜孜不倦、勤朴刻苦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集释》一书在我的学习和工作中给过我不少的帮助,但我不能同意裴先生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听说裴先生生前计划修订《集释》,积累了几麻袋资料,不幸于“文革”期间被抄走,没有找回来,真是令人气愤,令人遗憾。

词、动词(不包括助动词)、形容词的意义之外,基本上都属于封闭性词类,有必要对其功能、用法等进行分析和解释。

本书所收七部著作的材料,在相当多条目和义项之下,诸家解说分歧很大,而为本书的性质、体例、篇幅等所限,不便于说太多的话来分析讨论,我们就用“按语”和“附说”的形式谈了一些我们的认识。在此,有必要就我们这些认识所依据的几个基本观点做一简要的交待。

一、我们的祖先把词(字)分为虚、实两大类,主要是就意义而言的。今天从语法学的观点来看,这样分类究竟有多大的用处,吕叔湘先生曾提出怀疑^①。在语言学界,对于什么是虚词、虚词都包括哪几类词这样的问题,也还有不同的看法。关于这些,我们不想多做讨论,只想说:词事实上是有虚实之别的,而虚和实又是相对的。比如说,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语法功能来说,助动词比动词要虚一些,副词比动词、形容词要虚一些,介词比动词要虚而比连词要实,助词就更虚了。另外,虚和实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一个历史的现象,例如“公侯之事”,王力先生说它起初是“公侯他们事情”,“之”为代词,可是由于它所处的位置是在领属性定语和中心词之间,就逐渐演变成为助词(王力先生称介词,有人讲作连词^②),显然比代词虚得多了,因为无论从表意上看还是从结构上看,它都不是绝对必要的。基于上述认识,考虑到如今还没有一个更恰当的术语来取代“虚词”,所以本书书名仍用“虚词”二字,这实际上也是沿用了传统讲虚词的著作的做法。

二、虚词是汉语词汇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汉语同任何一种语言一样,好比是一条历史的长河,从发源地开始,缓缓地向前流动,尽

① 参看《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35~3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② 参看《汉语史稿》中册(第335页),中华书局1980年。

管在前进途中会遇到礁石,裹挟进泥沙,激起波澜,形成漩涡,产生逆流,出现浑浊,但它从不停顿,绕过一切阻拦,冲刷一切杂质,走入一个新的进程,再走入一个新的进程。汉语虚词在这条历史长河中几经繁复与纷乱,又几经淘汰与规范,整个虚词系统变得越来越精密,各类和单个虚词分工越来越明细。汉语虚词系统并非一开始就完备的,而是按照它特有的规律逐步丰富和完善起来,而且还会朝着更加丰富和完善的方向发展。虚词的发展变化相对实词来说一般没有那么快,规模没有那么大,但它的规律性更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记录汉语发展历史上它的价值比实词更大。如果把汉语虚词发展的历史规律搞清楚,对于解决诸如汉语史的分期、考察汉语发展的趋势之类的问题,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或者换个角度说,为总结汉语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瞻视汉语的未来,为汉语的更加健康和规范,研究虚词发展的历史是极为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可惜本书所收几部著作的材料绝大多数是先秦和两汉(一般称上古)的,这是个不可弥补的缺憾。

三、汉语的虚词大多来自实词,也就是说是由实词虚化而来的。实词虚化是以意义为依据,以句法地位的固定为途径的,属于词汇·语法范畴。汉语中许多新语法手段、新句式的产生,大多是与实词的虚化相伴随着实现的。实词虚化好比是母羊下羔,当一个实词虚化为虚词以后,该实词一般并不消失,而是母子乃至祖孙并存,这就意味着词汇的大家族里增加了新的成员。这些新成员有的茁壮成长,站稳脚跟,也有的寿命不长,中途夭折,还有的甚至尚未离开母体就成了死胎。实词虚化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般都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实现,有的甚至已经历了几个历史时期也未彻底实现。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常常可以见到一些过渡性的(即处于 A、B 二义之间的中间状态的)用例。它既有较实的 A 义的影子,可讲作 A;又具较虚的 B

的模样,可讲作B。这当中有的是由于为子者B的胎毛浓重,一时还看不清楚其真实面目;也有的与为母者A长期界限不清,则是由于母子形貌酷似。许多用例在解释上易生分歧,一部分根源就在于此。过渡性的用例确实给虚词解释造成不少麻烦,但我们应承认这个事实的存在,而且它又表现出由A到B的演化痕迹,为考察其虚化途径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四、在实词虚化的过程中有一种极常见又很重要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平行虚化”。所谓“平行虚化”,就是指具有同义近义关系或主要语义成分相同,并可用于相同句法地位上的实词,有可能发生同样的虚化。比如古代的“良”“雅”和今语的“好”都由形容词虚化为表示程度深的副词,又如“斯”“兹”“此”“厥”等指示代词都有相当于“则”的连词用法。这些平行虚化而来的虚词,再加上与它们作用相同或相近的其他来源的虚词,构成一组同义虚词乃至一个同义虚词群。如果它们在意义或功能上有明显的差异,则可能各自生存下来;如无明显差异,而在整个语法系统中争夺一个职位,就会出现优胜劣汰,有的逐渐消亡。至于孰优孰劣,则是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如意义上的细微差别、使用频率、通语与方言等等。考察平行虚化现象,对于弄清某些虚词得义之由来及做出确切的解释,对于研究汉语语法发展的历史,都是很有用处的。

五、解释虚词,应该是做语法的解释。如今许多虚词著作的解释一般都包括词性、作用或用法和怎样翻译三项。这无疑都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这三项的工作顺序应该是首先分析作用或用法,然后确定词性,最后才是说明今译,而不能是相反。毋庸讳言,有的著作中的许多解释就是先把某些例句译成今语,从今译中抽出所要讲解的虚词的“意义”,然后再冠以词性,用一些语法用语说明其作用或用法,甚或还可以找出语音上的联系。不能说按这种工作顺序做出的

解释全是错的,但它往往是不可靠的,或者说往往是不符合语言事实的。这实际上就是以翻译代替了语法分析,是解释虚词的一个大忌,也是传统训诂学方法的一大弊端。例如有许多词(字)古人训作“语助,无义”,今人著作中也常有“助词,无实义,用来补凑音节”之类,其中有许多大约就是因为实在译不出,不得不把它们扔到“语助”和“助词”中去。虽不能说汉语中绝对没有这种了无意义的眼儿,但它的使用总应有个条件和环境,不会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吧。比如说《诗经》中有些无义的字眼儿或可解释为衬字,但衬字不等于助词。

六、要对虚词进行科学的语法的解释,有必要对传统训诂学的训释方法做一次全面彻底的整理和清算,吸收其中一些有用的东西,摒弃那些不科学的东西。比如说王引之讲《诗经》中“终风且暴”的“终”字,讲得很精彩,他实际上是用的归纳法,也讲到了“终”字动词义和副词义的联系,无疑应该肯定和提倡,只可惜这样的解释为数不多。又如利用异文、对文和古注来解释虚词,有许多是讲对了的,但也有不少是讲错了。《国语·晋语》:“华则荣矣,实之不知。”有人据“之”与“则”为对文(一些书中称“互文”,不确)而训“之”为“则”,显然不对。《孟子·离娄下》:“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有人据赵岐注“天虽高,星辰虽远”训“之”为“虽”,显然也不对。下面我们想特别就声训谈一些看法。声训用于追溯语源、解释通假是很有用的,但用来解释虚词,则多数是错的。究其原因,大约有二:一是虚词(字)数量有限,其间通假现象更为有限。二是由于虚词大多来自实词,有些词(字)确有同源关系,但大多是在实词意义上同源,又平行演化为虚词。如“然”“若”“尔”就是在代词意义上同源,又平行发展为助词(词尾)的;“而”字可能也与“然”“若”“尔”在代词意义上同源,但作为助词的“而”应该是直接来源于

连词;还有“如”也有助词用法,与上述四字音亦相近,但助词“如”与它们没有同源关系,它是由动词“如似”义虚化而成的。本书所收《释词》《衍释》《集释》中大量使用了声训的方法,或通或转,有的甚至弄到了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转的地步。因为数量太多,只能在这里总的提一下,正文的“按语”和“附说”中一般就不再细说。近年出版的虚词著作中也有大量使用声训方法的,甚至比上述三部书走得更远,近乎是为声训而声训了,极不可取。

七、一个虚词,不管用法多么复杂,都有它的基本义,围绕基本义还可以有几个主要常用义,就像实词都有它的本义和中心引申义一样。解释虚词、为虚词确立义项应该首先抓住其基本义和主要常用义,一般只要能用这些意义讲通的例子都应归入这些义项。至于是否还应设立其他义项,则应该与这些义项联系起来考虑决定。如果相去无几又可此可彼,一般就不必另立,如果使用频繁且有较明显的差别,则可考虑另立。这中间,分析考察各义项之间的联系是重要的。因为如前所述,虚词用法大多是由实词(或较实的词)用法演化而来,也就是说,一个虚词的诸项用法应该是成体系的,任何一个义项都不会凭空而生。有些虚词著作在有的词条下设有三四十个义项,好像提出新义项越多越高明。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而这种误解正是源自方法的错误。不可想象,一个虚词如果真的有那么多用法,它在语言中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即使真的如此,那么它也肯定是虚词中不合格的成员,生存不了太久。

以上谈了七点,当然是希望在本书中加以贯彻。但我们深知此非易事。就说以翻译代替语法分析吧,恐怕没有谁赞成,可是恐怕也没有谁能完全避免。积习难改,需要时日。解说虚词用法的来源,也是个难题,我们虽然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但很不全面,更不深入,许多地方只是作为一种考虑拿出来,供读者参考。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们

不同意简单地用同义相训、以今译古的办法来解释虚词,但为了节省文字和方便一般读者,我们还是大量使用了“某训某”“某译为某”之类的说法,在不致造成歧解的情况下,一般不做作用、功能、语境等方面的详细解说和分析。

凡 例

由于本书所收七部著作体例不一,义项参差,说解方式各异,给综合归纳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几经商讨和试写,确定了一些原则和规定,现逐项说明如下。

(一) 词目

1. 将七部著作原来的词目顺序全部打乱,按照汉语拼音字母顺序重新排列。《助语辞》《虚字说》的词目排列有分类和比较的目的,《释词》以古音声纽为序,《衍释》《集释》仍之,有体现声近义通的用意,本书对于这些就无法照顾了。
2. 七部著作设词条的原则不同,如《释词》按古音通假的原则将“抑、意、噫、亿、懿”列为一条,而《词诠》则依声韵调分立“噫”“意”“抑”三条。对于这种情况,本书根据便于归纳和便于查阅的原则,并结合我们对各单词(字)的理解或分或合,不求划一。《助语辞》《虚字说》往往根据同类或同义近义关系将几个词语列为一条,如《助语辞》的“乎、欤、邪”条和“逮夫、及夫、及乎、至于、施及”条,本书则根据该条的第一个词“乎”和第一个词语的第一个字“逮”分别排在“乎”字条后和“逮”字条后,在“欤”“及夫”等条后就不再重录。
3. 单音词凡属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字为目的词条,从第二个字开始(正文词目处均用小号字)多为通假字、异体字,本书不列入词目

索引,但于所在例句序号前加方括号写出以为标示,如“诚、情、请、成”条的“情”“请”“成”例前加〔情〕〔请〕〔成〕,“啻、翹、适”条的“翹”“适”例前加〔翹〕〔适〕。复音词语凡属在某一部著作中明确提出单独做了解的,本书则列入词目,单立一条;凡属在例句中随文解释的,则不列入词目,不单立条,但于其所在例句序号前加方括号写出以为标示,如〔尝试〕〔当试〕〔但可〕〔应便〕,凡加方括号的单字和复音词语一律列入“词语笔画索引”。

(二)义项

1. 除《助语辞》《虚字说》外,其他五部著作中凡解说相同相近的义项,都合列为一个义项,并在该义项的序码(一)(二)……(一〇)(一一)……后面依次用**词詮****集釋****衍釋****釋詞****釋補****辨略**分别标明和录出各书的解说文字。凡四部、三部、两部著作中解说相同相近的义项仿此。凡一部著作独有的义项,亦用阴文方框标出书名,然后录出解说文字。

2. 义项的顺序,凡属我们认为能够成立的,则基本上按照《词詮》由实到虚的原则,大致以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包括被称作前缀、后缀和词头、词尾的成分)、语气词、叹词为次进行排列,并在义项序码之后标明我们所确认的词性,如“有”字条第六项:

(六)副词 yòu **词詮**连词,读去声,与“又”同。**集釋**犹又也。**衍釋**

犹又也。**釋詞**犹又也。黄侃批云:“有本又之借。”**辨略**读为“又”。

凡属我们觉得不好确定和认为不能成立的解释,则大体按第1条所列五部著作的顺序,排在可以成立的诸义项之后,序码后不标词性,如“其”字条第四五项和第四六项: